

隱州視聽合記

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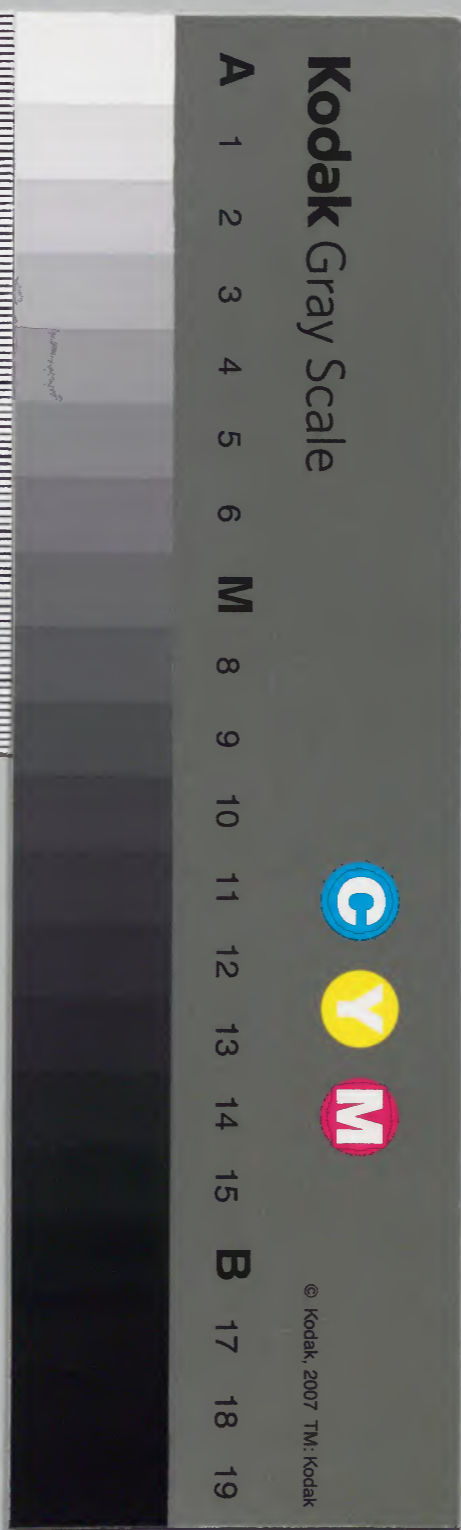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和
五	九	書
函	三	
九	九	
架	冊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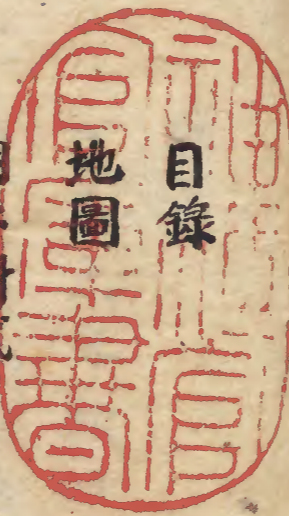
共三本  
五十四

內務省圖書  
第一〇二九八號  
和書部地理類  
函  
冊  
三共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9091
冊數	3 ( 1 )
函號	175 152

175-152





國守封代



周吉郡島後隱地郡 同

知夫郡島前海夫郡 同

名所和歌村名帳

國中神社佛寺

燒火記

文學論

天瀨寺記關

序

丁未六年秋八月奉命到隱州巡撫島後島前迴覽  
窮井遠鄉其暇記老農遺叟釣夫山僧之傳語筆水  
村山郭靈社古寺之所杜乃積到若干篇號曰隱州  
視聽合記吁視聽隨心之通塞得無成聲之誤乎唯  
待博望候寛文七年冬十月藤原綏采毫於矢尾館  
下



島後圖

大守

津口  
 津戸  
 西  
 東郷  
 西郷  
 隱地郡  
 都万  
 周吉郡  
 五箇  
 中村  
 北

島前圖



隱州視聽合記卷一



隱州在北海中故云隱岐島 按倭制海中言 其在巽地言

嶋前也 知夫郡海部郡屬焉其位震地言嶋後也周吉郡

總地郡屬焉其府者周吉郡南岸西鄉豐崎也從是南至

雲州美穗關三十五里辰巳至伯州赤崎浦四十里未申

至石州過泉津五十八里自子至卯無可往地戌亥間行

二日一夜有松島又一日程有竹島 俗言磯竹島多竹魚

數 十極 此二島無人之地見高麗如雲列望隱州然則日本

之乾地。以此列為限矣。武部省圖帳云。凡諸獲兒。免徭役。  
隱岐國。以國造田三町地。子充之。然近代所賦。每年一萬  
千六百餘斛。其餘又獻漆。椿。實。山椒。紫藻。鯛。鱒。鱈。鱒。石  
決。明。乾。海。參。烏。賊。馬。皮。等。是慶長年中。堀尾氏之所定也。  
古老傳曰。昔對馬守源義親之國。其後薩摩守平忠教在  
雲列美保關領之。忠教城速在三保關其後鎌倉右大將家使地頭  
人治之。其人斃首。故國人号鎌倉入道。而不名。遂失其姓  
名。按此人佐木隱岐判官泰清之一族。與不然。又京極  
夫行氏之一類。與是必左野五郎之先祖也。  
藏人某大和守某者。來僉居東鄉小田宮田城。其子孫有  
京極入道常念者。又有入道常意者。在宮田治國中。首此

時。田園阡陌之法。稼稅丁夫之品。一變悉失古法。遂是京  
極絕世。佐木繁榮。遇元亨建武之世。及義時義隆之時。  
此時有清政者。始自東鄉遷西鄉。築甲尾城居之。自是光  
宗極之種類。蔓生於國中。於是時。弟兄閭牆。同姓然爛。清  
政亦無力可制也。雲州刺史尼子伊豫守者。佐木棟梁  
鄰州之盟主也。聞隱州之物。忽使其臣某將兵討隱州。蓋  
為清政之援兵也。於是與都萬縣主豐前守宗林其子。跡  
二郎義秀戰于皆市。誅焉。義秀雲州神門郡主之婿也。郡  
主遣兵。林義秀其兵到島前。為風波不得渡。豐田津島前  
口。後渡義秀遂去。又與中村縣主河渡某戰。僵焉。或曰尼子

將傷而死。麾下秘之不發。全軍歸于雲州也。清政築平村  
小松城。置兵自攻那隅城。主刑部少輔某自殺。圍小路  
城主箕尾。戰敗走也。遂平島。後而後討嶋前。美田人戰於  
福賴。或曰福賴人名。号入道。居海部。乃與美田人同亡。或曰福賴里名。今福居村是也。誅之。築城  
於別府。治島前二郡。於是隱州又為一矣。其孫判官為清  
有識量。兼領于雲州島根郡。築本城。昔有城。言本城。今言本庄。時藝州  
毛利元就圍尼子於雲州富田城。尼子日夜拒防之。為清  
以同族之故。乃出張于雲州。元就轉兵戰於本城。為清之  
前鋒未設備。元就之兵急戰。遂敗績。卒于軍。塚今在本庄山。或曰  
富田城陷。諸士散之四方。其臣山中鹿介聞尼子之支族

勝又為僧。在和泉境奉之為將。欲復仇。乃往說之。與俱渡  
平隱岐。到來鄉宮田城。本京極君處也。軍於小田海岸。請金七十  
兩。米百二十斛。於為清。與之。又為備原田村勝山為  
要害。居勝又而後相引。渡平雲州。討島根郡領之。遂軍雲  
州。強半勝又。又遷伯州。米子陣。小田賀山。尼子舊臣獻於  
酒肴。以迎之。鹿介之極威。振于近國。於是降來者相繼於  
路。鹿介欲得人情。多裂地與之。依是無可頒。隱州諸士之  
地。隱州諸卒憤訴為清。携而歸平隱州。泊三保。閑待  
順風。鹿介聞之。自米子乘小舟。夜襲三保。閑為清走去。鹿  
介追殺焉。二說不知何是矣。初為清有子。号彦野五郎。歲

十二不可以為將故以為清之弟清家為留後時在甲尾  
羅城聞元就欲討隱州自量思以此蕞爾孤島之弊邑不  
可敵藝陽濟之多士不如以小車大之義遂遣使降于  
元就以其子才又郎為質也清家新得國以麗酷之威且  
益稅賦以媚元就之多事於四方督責跋急士民多憤  
怨於是為清之舊臣寺本和泉寺本中務寺本甚九郎池  
田八兵衛大寶寺某等潛偶語而曰清家雖令弟本比肩  
家人五郎君雖幼弱佐之本之根本也而以才又郎假元  
就威以主此州則吾儕皆渠之馬卒也惟非事仇之理乎  
死見先君於地下何以對之況五郎君以後來何也今俱

合力討清家以奉五郎君於義而奮矣一座奮臂而紀啜  
血而盟密謀遂成矣初為清有事於雲州以來但州若州  
之賊船入浦之寇民屋年々無怠依是處之立柵寺本等  
詣清家曰健柵於砂崎西鄉海濱可防賊船之往來且西門破  
請改作也清家許焉寺本等曰其材木在原田山可往擇  
之叔公亦見之歟然則以其次矢魚於平村川聊娛一日  
之遊清家然諾矣信朝出行觀魚以飲于川上於是仗兵  
城中以使告清家曰五郎君云歸時應入牙城有美酒以  
供焉清家悅從之直入謝之從者各散清家就座寺本等  
拜于下設盛膳羅美味清家飲且醉和泉寺左顧而歎五



即君起行、幕動共鳴、清家怪而走、狼狽入室、左右亂擊、馬  
清家之扈從、池田甚、五郎高井又四郎在門前、聞之、拔刃  
突入、力鬪甚急、歿亡者多、大寶寺某進厲聲謂之曰、清家  
叛謀覺、已而伏誅、汝曹何以與賊從、不憶族賊乎、二人傷  
且聞清家之歿、走歸寺本等、遂殺清家、入其館、掠財物、僉  
唱萬歲、一國悉奉五郎君為主、君寺本等威權行內外、莫  
曾違於心者、才又即在藝州、聞之、泣告於元就、曰、我生不  
可戴天、若以君之靈、賜命於世上、乃勞二百騎、然則招舊  
好之人、討隱州、以其地為附庸、長守藩屏、言與淚俱也、元  
就聞之、以百餘騎與之、才又即大悅、到雲州、望浦、覘於隱

州、動靜雖然、風波難期、空送數日、此時一列之人、以五郎  
君之年少、晨夕遊宴、軍制相忌、不問津口之出入也、時有  
宗菊宗花者、兄弟俱清家之家奴也、清家歿而剃首、誓居  
中村、後出奉五郎君、以承迎、得幸、不離起居、于膝下、然而  
內心不樂、恒以慕古也、忽聞才又即在望浦、潛以書通志、  
才又即喜而乘舟入今津、在山西鄉津長某亦從之、某年秋  
七月十四日、牙城之繕塲、有小女子之歌舞、五郎君觀之、  
夜闌將入也、有人來曰、船多著今津、不知何故也、宗菊進  
而曰、今津有備、賊船不可入焉、思虛言歟、吾可往見焉、若  
賊來則可以舉火、不來則不可舉也、起走而行、至今津、見

才又即掬手而泣，乃爲鄉導，催啓行。才又即走巡，使士卒皆飽食，執兵，以至夜半，聽鼓三聲，即行。士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則執留之。經西田，觀音寺，入下西村，就總社林中，聞城上折聲，微自西門破入，襲城中矣。五郎君埃宗菊不來，四顧無烽煙，憑橫欄而眠。宗花曰：無烽火，則非賊船也。今夜祭佛日，無故曰動搖城邊，且似無勇歟。君因卧，則衆自定。五郎君入閨門，宗花從容而出，曰：君乃寢矣，吾承命而行，勿施關鑰，以可歸來也。徐行，守卒爾懈，俄而才又即帥數百騎來，城門洞開，唯牙城門拒守，前駟殺七八人，其餘皆竄匿。才又即繼至，譟譟動地，斧其扉而入，僮僕誼走，相

叫轉地。五郎君拔刀走出，爲亂兵所殺。城邊之士卒倉皇顛倒，不知所爲焉。寺本等馳來，才又即勸兵升城，捧五郎君之首，示衆而曰：我以藝州之五百騎來，吾所欲誅者，獨爲父復仇而已。若汝曹卷旗束甲，以從吾，則非唯避害，富貴亦可圖也。况我一家之氏族，不可以事君爲不義。佐木之榮枯，隱岐國之治亂，唯懼今日。諸卒以爲如何也。有遲疑未對者，悉斬之。尸於門前，衆民股栗，曰：惟其命也。於是執和泉中務甚九郎大寶寺數人，就軍中斬之，餘無所問。翌日，張旌旗，列弓弩，使士卒守四門，自帥兵陟車尾布令於國中，禁掠者。五箇中村都萬之降者，不斷。二旬一國

治既而藝州之兵卒倦遠戍各思歸去。辛訢才又即曰：我  
來則海潮穩，故免鯨魚之口舌。今秋風將發，絕海路則得  
無陳少平才又即知其勢不可駐，而縱歸焉。仍自思：吾亦  
無助，在茲則五郎君之家人亦可窺我，不如去危就大國  
之安。即與眾俱至藝州，以獻捷於元就。大喜焉。五郎  
君卒，才又即逃去。幸本等皆凶，不可以防海賊。故但州若  
州之盜賊，侵掠村人，燒却堂宇，奪贖財，犯婦女，驗足者，潛  
匿山林，病老者轉倒溝壑，佐木累葉之家族，於是為焦  
土。嗚呼！此年何年，始封以來四百八十餘年，時永祿某年  
七月，其後自藝州使猪頭丸郎岡野木工等守護于此也。

此時始置館於矢尾，居之。後經三十八年，毛利氏去，堀尾  
氏領之。過二世三十五年而止。又崇禎若州太守領之一  
世四年而止，遂歸萬世矣。



